

回忆录

反特电影

□王开生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大都爱看电影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，以八个样板戏和战争题材影片居多。像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和《柳堡的故事》这样的战争爱情片，少之又少，因此更受欢迎。而我则更喜欢情节紧张刺激的谍战片，那时称为“反特片”。

反特片的开禁，已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了。因此这类影片剧情大都扑朔迷离，引人入胜。故而往往从影片一开演，我们就习惯性地猜测谁是好人，谁是坏蛋。像《秘密图纸》《跟踪追击》《国庆十点钟》《东港谍影》《云雾山中》和《徐秋影案件》这样的反特片虽然有些脸谱化，但也不乏精彩之处。对女特务产生“好感”的，恐怕唯有《英雄虎胆》中王晓棠扮演的阿兰了。她和于洋扮演的男主角共同演绎的一段精彩撩人的伦巴舞，在那个年代堪称经典。

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特片舞蹈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根据小说《一双绣花鞋》和手抄本《绿色尸体》改编的电影《雾都茫茫》。剧中庞敏扮演的女特务携男主角，那一段精彩美妙的探戈舞，令观众大开眼界，叹为观止。而像《羊城暗哨》和《黑三角》这样的片子，特务往往要隐藏到最后才揭开谜底，则更吸人眼球。我到现在都清楚记得，片中俩女特务头子那狡猾、凶狠和狐疑的眼神。

那时，王心刚是大多数人心中崇拜的男神。我却独喜《羊城暗哨》中扮演公安侦查员王练的著名演员冯喆。他以其精湛的演技和风流倜傥的外形，成为我至今为止唯一的偶像。他还主演过《铁道游击队》（饰李正）、《南征北战》（饰高营长）、《大渡河畔》（饰金明）和《桃花扇》（饰侯朝宗）等影片，千人千面，戏路很宽，在当时流行浓眉大眼国字脸的男演员中，独树一帜，文气逼人。遗憾的是他不幸意外离世，令人痛心。他的代表作《羊城暗哨》，我看了不下20遍。爱屋及乌，亦对广州留下美好印象。

在众多反特影片中，有一部给我留下了特殊而深刻的印象，那是拍摄于1977年的国产故事片《暗礁》。此片拍摄全部在青岛取景，故而广受青岛观众瞩目和期待。

那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。周四的下午是两节劳动课，我独自逃课跑到井冈山电影院，买票看了《暗礁》。当片中出现栈桥、鲁迅公园、八大关和青岛街道等外景时，电影院里观众兴奋地议论纷纷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很是有趣。电影中有一组镜头，是特务在东镇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布告栏中，用留言条接头。看完后，我决定去大光明电影院再看一场，实地感受一下现场氛围。那时候，大光明电影院刚刚开始试行开放式入场，无人检票。我票也没买，入场又看了一遍。当银幕上再度出现“大光明电影院”的长镜头时，现场观众顿时炸了锅，笑成一片。坐在大光明看大光明，全场乐翻了天。影毕，观众纷纷跑到布告栏前，试图找找有无特务的留言。这滑稽的一幕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参加工作后，有一次无意中发现，我单位一座民国时期的小洋楼，竟然是当年拍摄《暗礁》时的主要外景地之一。我立马拍了新旧照片对比，发了朋友圈。看来我与此片多少是有些缘分的。



《鹤舞》 吴冠中 作

被人求是乐趣吗

□王溱

俗话说，天下有两难：登天难，求人难。天可以不登，人却不能不求。一辈子不求人而活下来，不能说是奇迹，起码可以说难得。

实际有些事不应该求人，也没有必要去求。但现实是这些事往往被人为地“转基因”了，不求也变成了求。

前阵子楼市火爆，银行贷款买房，政策规定很清楚，利率国家也有明文规定。但真要办了，先是说额度用完了，接着是这“要求”那“必须”，利率还要上浮。弄得贷款人心烦意乱，火急火燎，又不甘心撒手，无奈只好去托关系找认识银行的熟人。协调、通融，好话说尽，终于额度有了，苛刻的要求没了，利率也正常了。实际事后一打听，什么额度、浮动，都是人为制定的。故弄玄虚，虚张声势而已。

社会是个大链条，为人方便，其实也是为自己方便铺路，但一些人并不这么

想。所谓的“门难进，脸难看，话难听”，就是人为设置的“障碍”而产生的恶果。

这些年随着反腐力度越来越大，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越来越被重视，服务意识、态度也越来越趋于正常。一些权力部门，垄断行业，孤冷、傲慢、无情”的面纱一点点褪去，逐步回归到原本真实的一面，老百姓为之庆幸。过去许多人不愿意或者不敢外出办事，不是在乎路途远近，也不是因为难易程度，最打怵的是面对的那些喜怒无常、冷若冰霜的嘴脸。现在好多了，态度大变不说，不满意还有“尚方宝剑”；投诉。别说不管用，有些地方对投诉抓得确实很严厉。本人曾在一家银行看到过一位被投诉的年轻柜员，面对单位的领导和投诉者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就差哀求了。那样子实在可怜。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当初何必耍威风？

不过有些人似乎就是热衷把权力当

成交易，把人情当成功利，把被人求当成家常便饭，甚至乐趣。朋友去落户口，担心资料不全，于是提前去咨询。办事的大姐正忙着不知在整理什么，头不抬，眼不看，问一句，“嗯”一句，不置可否。没几天朋友兴冲冲拿着材料前去，结果大姐翻看了几下，说缺了一样证明。朋友忙说上次来咨询过，言外之意，大姐您没要求啊！不料大姐矢口否认，弄得朋友颇为尴尬。后来，找到一熟人跟大姐电话沟通了一番，什么证明也不需要了，大姐也变得热情起来。

人不被逼到一定份上，轻易不会求人的。但凡张口，大多是经过了反复斗争，权衡，斟酌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换句话说，求人是精神上的付出和牺牲，也是一种痛苦。人这辈子痛苦和牺牲应该是有限的，如果演变成常态，那只能让更多的人生烦，生厌，生恨，最终起来“抗争”。

一盒月饼寄思念

□董国宾

每逢中秋节，我都会携家人，回乡下看望年迈的父母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一口月饼，望一眼圆月，在温馨安逸的农家小院里，乐融融地欢度中秋佳节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会想起一盒月饼的故事。

那年我在边疆当兵，时常遥念家乡，思念亲人。我隔三差五往家写信，每次收到回信，都高兴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。躺在床上，美美地回味着字里行间的惬意，真想插上翅膀，立刻飞回家中，一头钻进母亲的怀抱。

到了中秋节那天，我心绪不宁，想家的欲望尤为强烈。正要提笔往家写信时，战友给我送来一封家信，还有一个包裹。我打开一看，是父母来的信，包裹里竟然是一盒月饼。我一下子闻

到了熟悉的味道，整颗心兴奋得狂跳不已。我急切地读着那封信，父母在信中说：“为了千家万户团圆的月饼嚼得更甜，你在部队要安心服役，苦练本事，好好保卫边疆。”我看着那盒月饼，顷刻间心明眼亮起来。

去年中秋节临近时，我买好礼品，正准备回乡下看望父母，单位却突然通知我，要去外地执行一项紧急任务。我服从单位安排，但心里又割舍不下对父母的牵挂，就买了一盒精美的月饼，寄回千里之外的老家。

转眼到了春节，我们从城里回乡下过年，农家小院热闹非凡。孩子们尽兴地玩耍，父老乡亲一同说笑，母亲系着围裙乐呵呵地忙个不停，父亲叼着烟

袋不停地咂吧嘴。我牵着妻子的手，体验着家乡的纯朴和幸福。春节那天，我寻找旧物时，在箱子里意外发现了一盒月饼。我一眼看出是中秋节我寄来的那盒月饼，就责怪母亲为什么没有吃掉。母亲长嘘了一口气，淡淡地说：“咱村的小柱子也去边疆当兵啦，有了这些保家卫国的好战士，才有了这团圆的月饼哦！你寄来的这盒月饼，娘把它珍藏起来，天天拿出来，看一看，摸一摸，就好像看到了你当年当兵的影子，也看到了小柱子，还有更多更多的好战士。娘啊，心里甜着呢……”

那盒月饼烙在了我的记忆里，母亲朴实的话语，时时萦绕耳边，在我人生的道路上，焕发着生命的亮泽。

秋游黄河口

□姜炳炎

初秋时节，黄河口最美。

伴随略带咸味的海风，车子在辽阔的土地上驰骋，大片的湿地，飞翔的鸟儿，起舞的苇荡，交错的井架，飞速掠过。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黄河口面积15.3万公顷。置身其间，顿感自己的渺小。

踏上湿地深处的木栈道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，全身都感到舒心。登上观景台，细看这被称为“物种基因库”的湿地。名叫“黄须菜”的植物，紧贴地面生长，将满眼的红铺向远方，成为独特景观。放眼浩如烟海的怪柳林，它们已全身心地融入这盐碱土地，绽放出璀璨的生命之光，尽管并不高大，却健硕地生长着。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植物，相互点缀，

相互依偎。绿了、黄了、枯了，周而复始，岁岁枯荣，向天努力生长着，为黄河口增添了一分蓬勃的色彩。

享天地之灵性，得日月之精华，黄河口还是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中转站，有各类动物1000余种，包括近300种鸟类，被联合国称为“鸟类的国际机场”。我身处其中，不时看到，三三两两的鸟儿悠闲地散步，相互嬉闹，突然又直上蓝天，展翅翱翔。附近有许多采油机不停地运转，但鸟儿丝毫未受干扰。一旁，则是众多的摄影爱好者，手提“长枪短炮”，脚步轻盈，生怕惊了这里的精灵。他们早已将心儿融入静谧的大自然，和我一样，也在瞪大眼睛寻找天籁。

这里到处都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芦苇，连绵不断。适逢成熟季节，苇叶渐白，苇荡齐整。风拂过，芦苇自然摇曳，舞动鲜活的生命；芦花如波起伏，尽显“芦花飞雪”的壮景。我穿过苏轼“似花还似非花”的意境，来到黄河边上，静静站立默默观望。脚下，是缓缓流动的黄河水。我想，可能是九曲黄河翻山越岭，万里跋涉，已太累了；也可能它知道马上就要奔流入海，舍不得身后的黄土高原，舍不得脚下的一草一木，因而才如此不疾不徐。

一条大河，孕育了一个民族。一块古老的土地，而今仍在书写新的传奇。秋游黄河口，仿若画中游，让人久久难以忘怀……